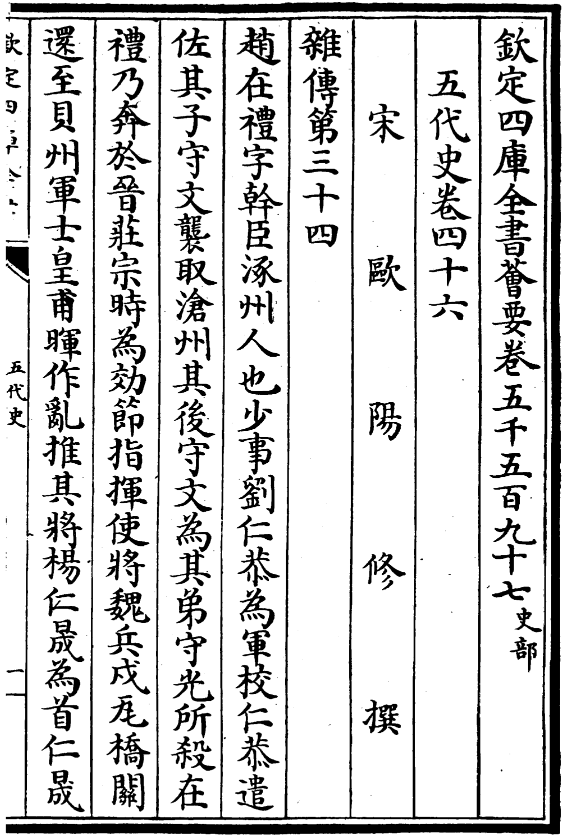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四十六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於晉莊宗時為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晸為首仁晸

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閽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昬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不知此即索馬將去廐吏曰公妻子為虜矣安得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

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即自稱兵馬留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留於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都留守興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之驕懼及禍乃求從鎮横海歴鎮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時以在禮

為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内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拽剌等拜於馬首拽剌等兵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為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霍彥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愛其儁爽養以為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左龍驤軍使右監門衞上將軍預誅友珪以功拜洺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梁叛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毋獲知俊兵必縱還之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從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為陝州留後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

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總管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眞明年從鎭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為人甚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衆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為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

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況爾天子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坑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令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兵環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河北則佗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彦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彦威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

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群臣勸進内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温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内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讐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從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彥威

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為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衆以傳箭為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彦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彦威客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彦威自彦威為偏裨時已從之彦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劔從之榛棘間以免彦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彦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寮屬皆以晏

為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於鎮是時明宗方獵于近郊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宫輟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彥威太師謚曰忠武

房知温字伯玉兖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為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闗軍稍遷親随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温遂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為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戍瓦橋闗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温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為北面招討使屯于

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温還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
晊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
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銀槍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
幾爲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彊難制
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
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
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
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

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遑居隂遣人訴於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温戍而知温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為兩寨震初至與知温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譟於門外知温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留知温知温紿曰騎兵皆在西寨令獨步軍恐無能為也知温即

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於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為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自知温起釋而不問從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盧初明宗為北面招討使而知温為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温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愍帝出奔知温乘間有窺覦之意謂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馬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孱

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師廢帝已入立冲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温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温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冊拜王公皇帝臨軒遣冊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温受封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温在鎮常厚歛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

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於官贈太尉知温卒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為富家云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為人倜儻有大節為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為右千牛衛將軍友珪

立龍驤戍卒反自懐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耶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部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

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邱聞末帝已崩即解
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
關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
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與宣徽
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托諾
將萬騎救都晏球聞托諾等兵且來留張廷朗屯新樂
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
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

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櫜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苻彦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横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托諾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特哩衮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彊於北方北方諸國無大小皆畏伏而

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兆諾又
走特哩袞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耰白梃所
在擊殺之無復遺類特哩袞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為趙
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誚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
中國求歸特哩袞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絶之於是時
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
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
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

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禄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托諾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托諾既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



官至兼中書令是歳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得罪奔於梁又奔於蜀重霸為人狡譎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為親將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託梁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劍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

也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承休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為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為閬州團練使罷為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為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為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於潞州

王建立遼州榆杜人也唐明宗為代州刺史以建立為

虞候將莊宗常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為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協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為兄弟重誨知之以為言明宗不欲傷建立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

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罷重誨羣臣左右調解之乃止
然卒以建立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
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
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為平盧軍
節度使又從上黨建立怏怏不得志遂求解職乃以太
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自詣京師闌至後
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為重誨所擯明宗曰汝為節
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讒汝耶賜以茶藥而遣之廢

帝立復起為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從鎮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毋拜賜以肩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從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惑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蔭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於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

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守恩為昭義軍節度使從鎮静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而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為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

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為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為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

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盖其習為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頤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為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為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

羊馬乃令福牧馬於相州為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反兵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福為將無佗能善諸戎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為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為帥者多

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為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為福更佗鎮重誨曰福為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為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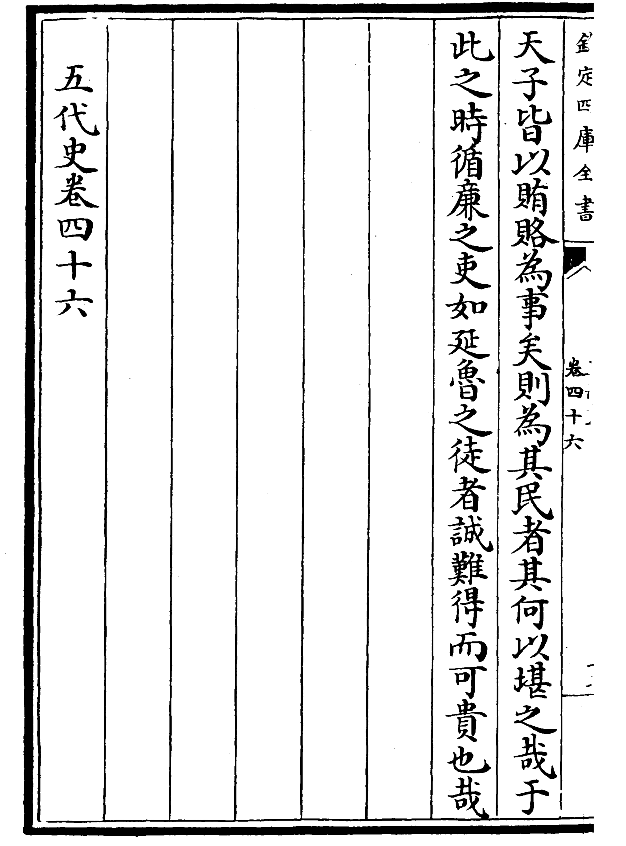
羊馬甚衆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至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充西面都部署晉高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謚曰武安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卧閤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

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爲沁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有恵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槊爲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爲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

史卒於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為言以謂方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為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著焉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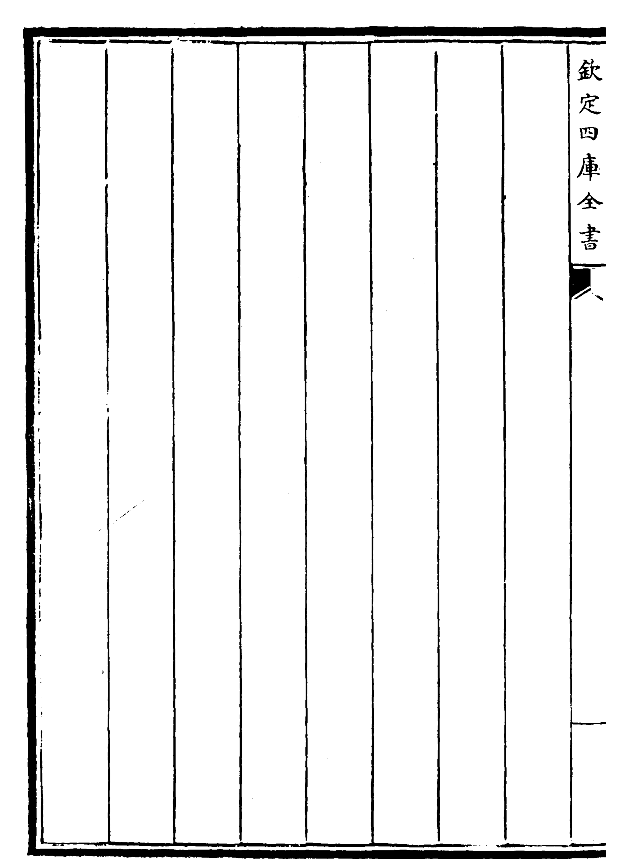


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于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卷四十六

謹案卷四十五第六頁後五行乃從友謙義成軍

節度使刊本使訛史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劉天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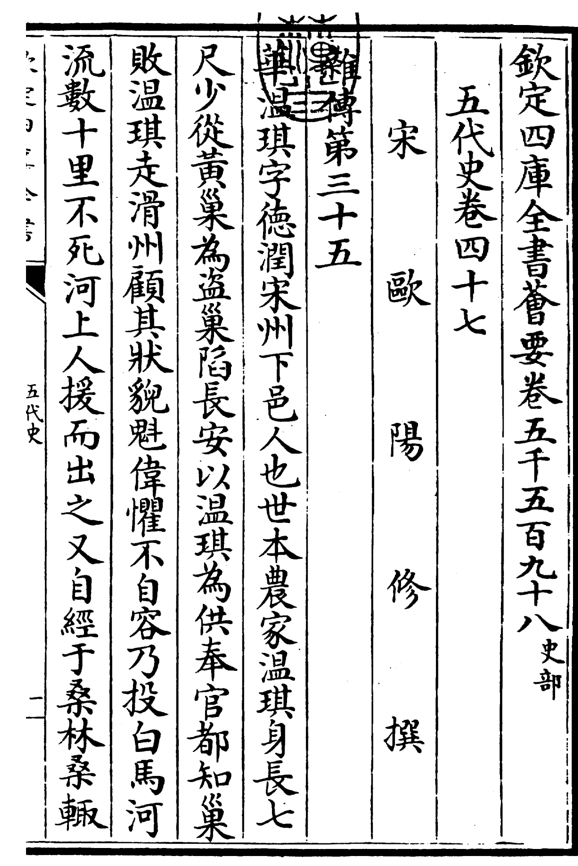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四十七至五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九十八　史部

五代史卷四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三十五

華温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温琪身長七尺少從黄巢為盜巢陷長安以温琪為供奉官都知巢敗温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輙

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於家後歲餘間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為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為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為絳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為患温琪徙於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温琪善守升晉州為定昌軍以温琪為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為其夫所訟罷為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於晉末帝拜温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

排陣使遷燿州觀察留後莊宗滅梁見温琪曰此爲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燿州爲順義軍拜温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以爲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温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佗日明宗語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荅温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爲鎮國軍節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萇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為軍校力敵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梯頭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邱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為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譟莊宗壯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

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為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悛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名為招討副使從

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從簡即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隐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貲為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為宿

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為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澶衛三州為昭德軍以筠為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為永平軍節度使梁亡事唐仍為京兆尹從郭崇韜伐蜀為劒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

陽徙錡為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内錡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為左驍衛上將軍錡弟鏻當錡為京兆尹時以為牙内指揮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錡西伐蜀留鏻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鏻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乃自殺初錡代康懷英為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錡即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宫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温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錡因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

繼岌死渭南籛悉取其行槖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即位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籛又取之由是兄弟貲皆鉅萬然筠為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為聚斂民賴以安而籛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籛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

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靠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籛無所利害籛何為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為之乎然明宗於符彦超深以為德而待籛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籛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

自立則繼岌之死由籛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為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為客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為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之乃以彥詢為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從

欲拒命不行以問彦詢彦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反意已决彦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彦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時高祖乞兵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彦詢為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為人明年拜威德軍節度使復入為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為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為右金吾衛

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内邱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令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為内邱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内邱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徬徨不敢進周意憐之為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潰去

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歷且工相人子方頤隆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洺晉王柵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為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栢鄉先登遷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為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他將代周守幾為

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
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絶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
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為我守
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
周已絶糧三日莊宗以巨栰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
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為梁擒矣歷相
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
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

難罷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為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為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為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於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笱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之發兵兵未渡河而萬進為梁兵所敗

處讓因留事晉莊宗即位為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為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為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賔叛於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賔還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為之自梁用敬翔李

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為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已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期年起復為彰德

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太師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廵檢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晉晉王以為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洺汾二州刺史頼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静承約見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

代明宗大喜即拜承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
夷落勸民農桑興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
乞留為許留一年召為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
昭義軍節度使復為左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
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
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
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

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歳餘虜將喜其為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脱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間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為穽窴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崇飲之以酒殺之穽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

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内地徙鎮邠寧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為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歷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

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譓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為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晉王為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栢鄉胡柳皆有功遷黄甲指揮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鄰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廢帝即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

祖起太原廢帝以金為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從鎮建雄罷為上將軍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為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為帳前黄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廵檢使是時莊宗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為不法人無敢言者廷蘊輙收而斬之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為招討使元行欽為都部署廷蘊為馬步軍

都指揮使將兵為前鋒廷藴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踰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慊之廷藴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頳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藴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廷藴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隐也鳳以實對廷藴亟薦於明宗後鳳貴為相數薦廷藴於安重誨重誨屢言之明宗以

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秉旄節廷蘊素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為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為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即位歷博單郢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節以為滄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即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李昪高

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二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之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

在兵間開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
澶魏之間全節别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泰州虜
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讓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
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
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大敗契
丹于衛村全節爲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
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襴謁其縣令州里以爲
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歛爲務賓佐多觧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歴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罷爲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

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城栢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彦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為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為虜所擒遇謂彦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即與彦超

躍馬入境取之而還敵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
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
尚或生走則死也我等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
將怯遇視敵無報皆謂遇已陷敵矣已而有馳騎報遇
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
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敵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
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敵十
餘里敵望見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

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重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於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敵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即麾兵觧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

得為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猶子
佐其父而殺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
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觧甲哭聲震天則降豈
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
免而見害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凛然哉既俛首
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
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
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

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常為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為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皆寬

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隳盟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爲舅彥威未嘗以爲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爲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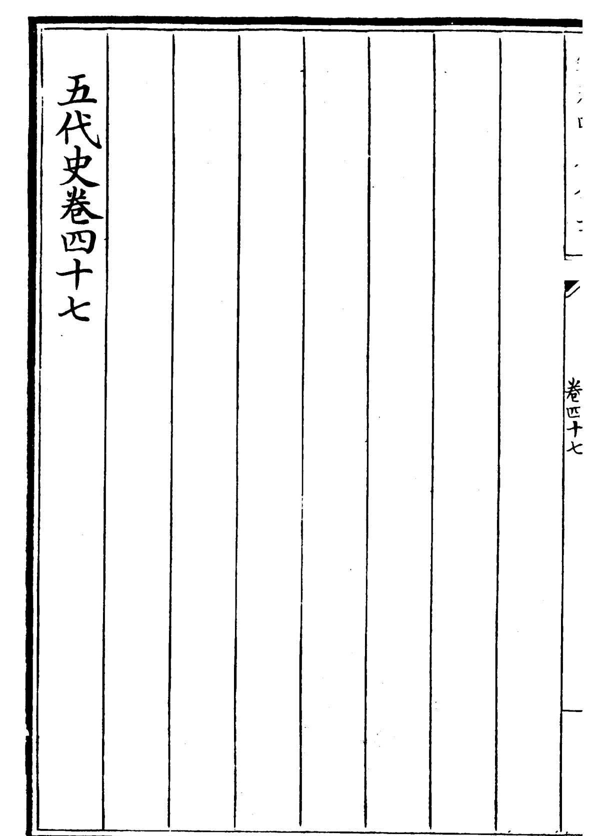
之瓌引高祖衣與俱遯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瓌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馬踣瓌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瓌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為保義軍節度使以為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為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瓌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為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瓌瓌拒而不納遷洺州團練使又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

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瓌為威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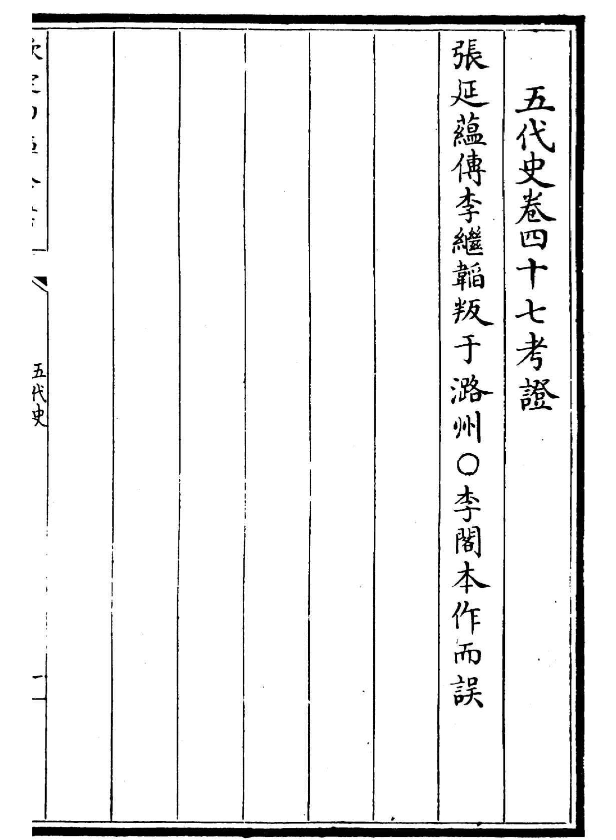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貲交游豪俊事高萬金為部曲其後為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七戸出一卒為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為留後晉高祖即位即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為人多智陰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

之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為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獲甚多景巖使皦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内地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為賣已遂誣奏皦隱已玉帶皦坐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害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

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巖孫女也景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党項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彊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歳時歸省景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意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為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卷四十七



五代史卷四十七考證

張延蘊傳李繼韜叛于潞州○李閣本作而誤

五代史卷四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九十九　史部

五代史卷四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距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

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歉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為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為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

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欵於李昪昪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馳至營中别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為訣乃南奔昪以文進為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

斥堠常苦鈔奪為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為之也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為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渾金全少為唐明宗厮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為刺史天成中為彰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為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

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為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横海久之罷為右衛上將軍晉髙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髙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為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為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

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茍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為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從後引弓善射者一

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洽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洽獻捷於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洽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酖仁洽仁洽舌壞而死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洽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寃漢榮大懼紿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洽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

名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欵于李昪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昪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沁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昪以金全為天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昪金全為昪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沭陽昪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為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

宗滅梁以為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為河東節度使以馮贇為副思權為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為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為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為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然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為右

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潞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己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釗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呼其衆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俟後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

出一紙於懐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為驗從珂即書曰可邠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即拜思權静難軍節度使後為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将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髙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為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為髙祖屈馬上横鞭揖之髙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為應州節度使晉髙祖入立罷為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為人殺于道有子勲

王弘贄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為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陜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騶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塘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贄曰主上危廹吾戚屬

也何以圖全弘贄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贄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壻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

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贄奉帝居于州廨弘贄有子巒為殿直廢帝入立遣巒持鴆與弘贄初愍帝在衛州弘贄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弘贄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憀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鴆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宏贄後事晉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禄卿致仕卒贈太傅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畧知書通於吏事為

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為兵部尚書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為從事其後趙徳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為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為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為供軍使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為三使歲餘三司益煩獘乃復合為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

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為範為民更鑄安從進平從審交襄州又從青州皆有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為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羣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

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

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彦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為寛恕問民疾苦去其苛獘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廹以出降契丹

以周為武勝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

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嬀州人也世為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為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為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為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為匡威報讐乃欣然從之為晉兵前

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
幽州以其兄某為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為中軍都指揮
使弟某為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
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為燕患者必高氏也
宜善為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為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
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為訴由
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為牙將
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

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爲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縶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爲劉氏也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

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從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為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為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不聽㓜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刼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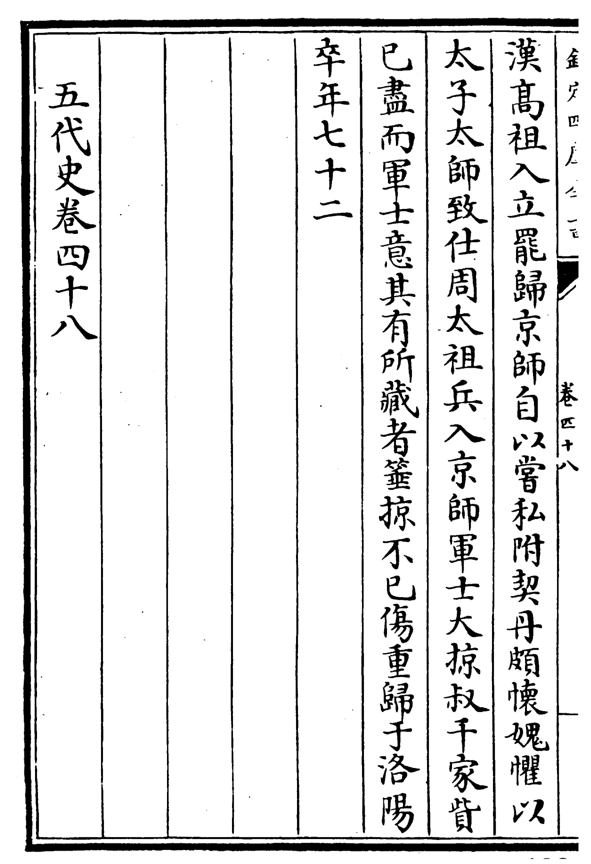
其子皆見殺天下寃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
降晉也行周隷明宗帳下初為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
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
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
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賛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
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莊
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
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歴鎮彰武昭義

晉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從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為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從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唐故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從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有子懷德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為軍卒唐晉之間為護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滿達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謀逐滿達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廹之乃往共攻之滿達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為留後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留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廹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貲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逐

者乃衆人所為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為然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嘗事蒲𨖚者取其財鎮人謂之白麻荅漢高祖即位拜再榮為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隷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字胥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為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為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海安國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晉出帝時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千再拜乃以為鎮國軍節度使



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卷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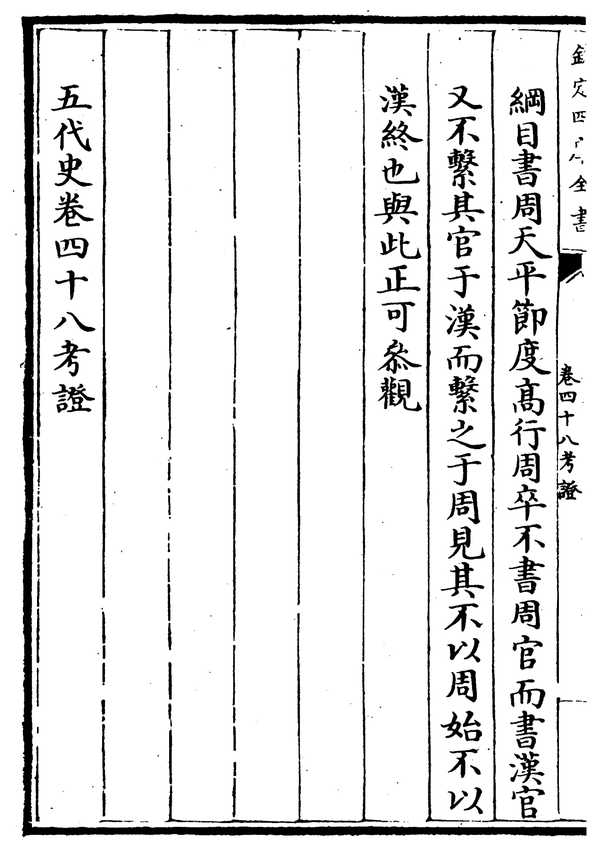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四十八考證

盧文進傳其將行也從數騎馳至營中別其將士○馳監本作自今從閣本

楊思權傳明宗詒思權還京師然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從榮謂秦王閣本榮作宏誤也

高行周傳佺威為其弟佺儔所篡○佺儔閣本作光儔

漢高祖加行周守中書令從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　臣文清按朱子



綱目書周天平節度高行周卒不書周官而書漢官又不繫其官于漢而繫之于周見其不以周始不以漢終也與此正可叅觀

五代史卷四十八考證

五代史卷四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三十七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晋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晋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晋兵所掠明宗愛其頴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

晉高祖時歴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巳破楊光遠以光鄴為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右領軍衞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為人沉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産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日與賔客飲酒聚書為樂

其所臨政務以寛静休息為意病亟戒其左右氣絶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人上書乞留葬立祠不許

馮暉魏州人也為效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彦章以暉驍勇隷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岌平蜀累遷夔興二州刺史董璋反東川暉從晋高祖討璋軍至劒門劒門兵守不得入暉從它道出其左

擊蜀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于魏為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而流亡甚衆青岡土橋之間氐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舘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内大治晉高祖

下詔書褒美党項拓拔彦超最為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彦超為去就暉之至也彦超來謁遂留之為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彦超既留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為市易朞年有馬五千匹晋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為患徙鎮静難又徙保義歲中名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晋有患己意是時出帝昏亂馮玉李彦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靈武時王令温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為邊患暉即請曰今朝

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為衞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佩劒曰此板橋王氏劒邪吾聞王氏劒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

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
陳留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魏州人也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
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為人驍勇
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劫其部將楊仁
晸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
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
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

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
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
上天下一人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
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强遂斬之推一小校為
主不從又斬之乃携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
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以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
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
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

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為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

淮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閞為周師所敗

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名見暉金瘡被體哀之賜

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上将軍

唐景思秦州人也㓜善角觝以屠狗為生後去為軍卒

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為蜀守固鎮繼岌

兵至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晋髙祖時為貝州行軍

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為趙延壽所得以為

壕砦使契丹滅晋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為鄧

州行軍司馬後為沿淮廵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寃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私畜兵吏索之惟衣一笥軍籍糧簿而已吏閔而寛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

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
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
械就道頴亳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宏肇乃鞫其奴具
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
漢降兵數千為效順指揮以景思為指揮使復戍淮上
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兵攻濠
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為盜

鄉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恠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揮漢高祖為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為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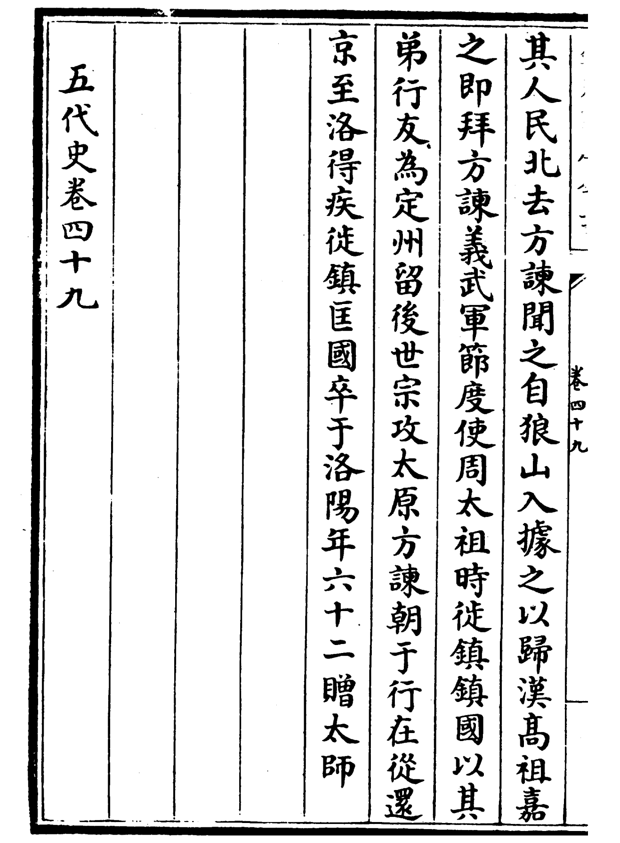
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横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

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盖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卒後為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為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思為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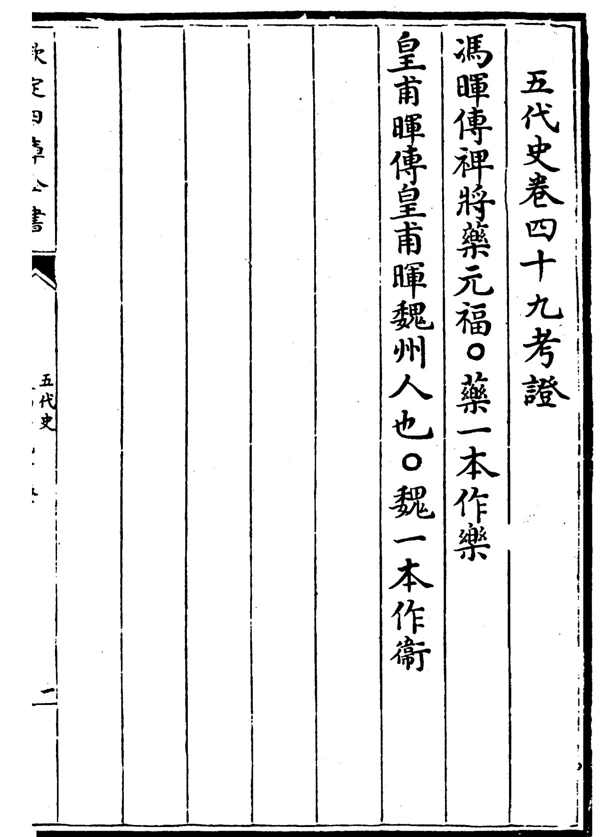
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幸會漢興遂秉旄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為事而性鄙儉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俱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從平盧思因啟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劵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劵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為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為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為遊奕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為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焼定州虜



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為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京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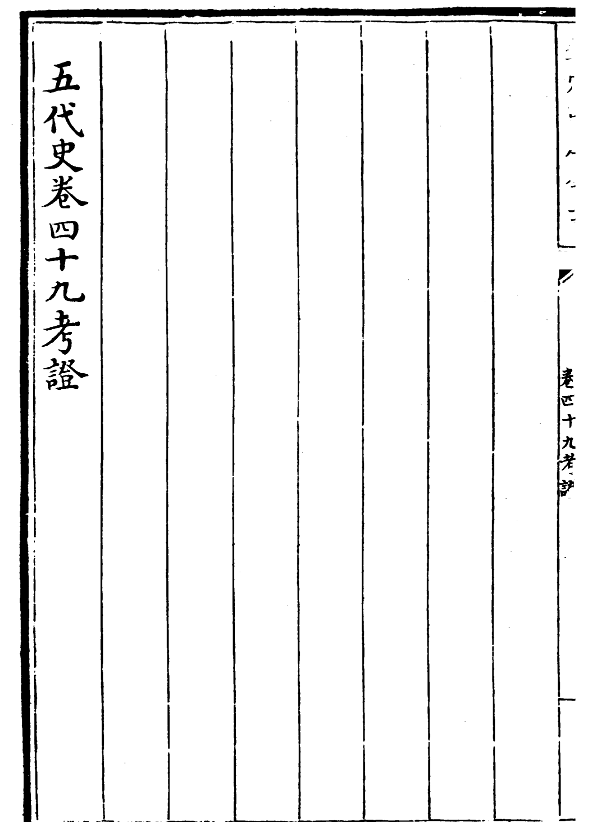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四十九



五代史卷四十九考證

馮暉傳裨將藥元福○藥一本作樂

皇甫暉傳皇甫暉魏州人也○魏一本作衞


五代史卷四十九考證